

最火热的天气，第二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西安火热开幕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新推出的精品丛书“大作家·小时候”也趁机火了一把。这是一套怎样的丛书？它的来头似乎很大——入选国家“十三五”重点规划项目、国家出版基金项目，邀请了包括韩少功、赵丽宏、鲍尔吉·原野、郑保纯、雷平阳、葛水平、任林举、谢宗玉等著名作家讲述成长故事……当然，它的来头并不重要。在新书发布会上，作家韩少功讲了这样一段见闻——因为他住在乡下的缘故，一些亲戚朋友经常会把孩子送过来住上一段，他也因此发现这些孩子对大自然格外陌生，他们管院子里的松树叫圣诞树、管鸭子叫唐老鸭，管茅厕里的蛆叫蝉……同样作为该系列丛书作者之一的女作家葛水平直言，这些在钢筋水泥以及手机屏幕里长大的孩子，他们的想象力被严重限制了，他们可能知识丰富，但是生活苍白……这，或许就是我们现在要向家长和孩子们推荐这套丛书的出发点。

专访“大作家·小时候”系列丛书作者、“鲁迅文学奖”得主葛水平

这样的童年经历是我们一生的养料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见习记者 张秋盈

在“大作家·小时候”丛书的作者队伍里，葛水平是为数不多的女作家。早在2007年，她就获得了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最高水平的“鲁迅文学奖”。出生于1965年，在山西农村长大的她，被誉为“近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”，她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有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盘龙卧虎高山顶》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。

在山西农村有一种用来将谷物碾碎或去皮用的工具，叫做石碾磙。小时候，葛水平的妈妈把她许给了一个石碾磙做干女儿，这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习俗，因为过去农村里的人们相信，让孩子认一棵树、一条河或一块石头做干爸，这个孩子就能免灾消难、健康成长。于是，也就有了今天“大作家·小时候”系列中《石碾磙干爸》这本书，该书一点一滴地回忆了葛水平在农村乡野度过的童年。在接受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采访时，葛水平表示，童年和故乡是她一生的养料，而现在的孩子更需要这样的养料。



A 为回不去的童年而哭泣

葛水平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山神凹，黄山秃岭的山沟里人烟稀少，大家都住窑洞。窑洞里养驴，白天时放在山上，夜晚驴住在窑掌前的一块脚地上。窑梁上挂着家族一年的口粮玉茭，老鼠是窑里的常客，一年四季，窑里都弥漫着一股腥膻味。睡到半夜，老鼠在窑梁挂着的玉茭上打闹得欢，祖母翻身喊一声：“养你们几代，把你们都养成精了。”夜蝙蝠在窑檐下飞来飞去，祖母骂：“偷吃了盐的家伙。”驴在夜静的时候一泡屎拉下来，啪嗒啪嗒，一股温热的青草气缭绕在鼻头……《石碾磙干爸》就发生在这样的晋地风物中。

2017年，当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来约稿，葛水平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实际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记忆中的童年，还有童年的那些玩伴、亲人时时在她眼前晃。“我回到故乡看望父亲的墓地，发现故乡已经走远，未来已来。”葛水平说，小时候的村庄里，老人基本已经过世，只剩下墓地。青年人被迫外出打工，那些人来人往的窑洞已经全部坍塌。和中国很多村庄一样，葛水平童年的村庄已经消失了，那里只有偶尔到访的羊群。

在遗憾与回忆的交织下，葛水平重新用笔走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。少年玩伴、邻居的面孔，亲人说过的话，村里过往的风俗，均穿过时光扑面而来。其中，《石碾磙干爸》里她最深刻的记忆，就是小伙伴秋苗的故事。

那年葛水平七岁。快过年了，同桌秋苗邀请她一起去买烧饼，两人一大早出发，各自买了一个糖火烧，不舍得吃，先是吃了半个。刚出炉的火烧不经吃，大冷天，把火烧放在河滩的石头上冻实，等它外面包着的红糖硬了，再收起装进口袋，一路摸着火烧往回走。路上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舍得掏出来啃一口，只是偶尔用指甲掐下豆粒大的饼块往嘴里放。

走到郭北沟村的小河滩上，天黑下来，秋苗问她吃饱了没有？葛水平回答“还有一块”。俩人把最后一块火烧团成的丸药蛋子取出来，放在手心里比谁的大，结果秋苗的比葛水平的大。然后，葛水平羡慕地看着秋苗先把火烧放进嘴里，然后，葛水平也把火烧进了嘴里，两个人迎着风、抿着嘴等它慢慢化开。

但到了第二天，葛水平才知道，秋苗回家后就高烧不退；隔

了一天，傍晚的时候，秋苗死了。村里人说是秋苗在公社的路上撞见鬼了。“我妈很害怕，觉得事情太邪乎，要是我撞见鬼了而不是秋苗，她这一辈子就没有闺女了。我妈本来不迷信，第二年，她调到了十里公社范庄大队王庄村，看有人给孩子请石碾磙做干爸，就让我也认了一个。”葛水平说，直到现在，她仍然记得分别时秋苗的笑容。

《石碾磙干爸》里类似的故事有好几篇，如《炕上的童年》《我爷爷葛起顺》《山神凹》《长袖曼舞的时光》等等，都是关于成长的记忆。这本书刚出来，葛水平就寄给了她小时候的一个玩伴——当时十几岁的乡村少年，现在已近六十岁，因为种地养活不了自己，便在城市里跑出租车。“他当着我的面就哭了，说童年回不去了。”葛水平感慨地说，当她看见曾经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如今变得饱经风霜的脸，她突然感受到了一股生活的苍凉。



扫一扫，
分享给更多人

B 故土就这样成就了我

一直以来，葛水平创作的焦点都是乡村人、乡村事，也恰恰是在故乡的人和事，在那些前人的人生经验中，葛水平看到了善良、也看到了争斗。“他们的生老病死和痛苦，对我的影响很大。”从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到写剧本、写诗、散文、中长篇小说，葛水平笔下总散发着浓郁的乡土风情。她觉得自己受上天眷顾，因为她创作的源泉就来源于故乡，来源于童年时代大人讲的故事和乡村经历。她总结，自己是“通过不断地抄袭故乡前人的人生成就了自己”。

2007年，葛水平因作品《喊山》获得鲁迅文学奖，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来源于故乡的真实故事。哑女红霞，一个被拐卖的女人被以极为野蛮的方式剥夺说话的自由达十年之久，整

日生活在沉默和恐惧中，最后终获解脱和自由。

喊山也可叫“喊话”，是太行山区荒山秃岭里寥落的几户人家日常对话的交流方式，也是夜静时敲锣吓唬牲口的一种“怕”，葛水平说，她更想表现的，是千百年来不言不语无声无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，尤其是农村女性的爱情和抗争。

太行山实在是太古老了，老到山上的石头挂不住泥土，风化成麻石，最薄瘠的地方不长树，连草也不长。在这里生活的人欲望很少，只要有一片地能养活自己就可以。因此她更知道朴素的底色，并懂得一个人对自然的无限敬畏。“我要用我一生的文字去偿还故乡的亲人对我的恩情”葛水平说。

C 要让孩子走近乡土



《石碾磙干爸》讲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太行山村落，但现代大多数孩子距离乡村生活很远，这样一部讲述乡村生活的书对他们有什么意义？

葛水平认

为，正是因为孩子们离乡村太远了，才更要让孩子重新走近乡土，没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人生是遗憾的。“我们小时候，只要走进大山看到泉水，就会脑洞大开，清风明月就可以照进心里来。”她柔声回忆，相比之下，城市孩子生活在钢筋水泥以及手机中，想象力被限制了很多，“他们知识很丰富、很聪明，但在生活上却很苍白”。

这段感慨来源于葛水平偶然撞见的场景——她在路边看到一个老人背着一个孩子，雾霾很大，孩子指着远处的路灯说：“爷爷，你看，星星！”葛水平很痛心，她记得，在她

的童年经历里，院子里一坐一抬头，满天都是星星。

“无论我们怎样在城市里生活，我们的口粮、我们的血液基因都是与土地相联结的。”葛水平说，每一个作家有责任、有义务把故乡的经历写给下一代，让他们能够知道土地上生长的万物生灵，明白曾经的乡村——因为，历史是不能掐断的，孩子们知道乡村故事，才知道我们真正的性情来源。

时值暑期，葛水平建议年轻的家长们可以多带孩子到乡村走走，认识自己的口粮，认识牲畜，“知道谷子脱了壳叫小米，稻谷脱了壳叫大米，面条是怎么来的，米饭是怎么来的，我们是怎么填饱肚子的”。了解乡村、了解历史，才能了解自己身上的血液，而不是过早的灌输知识，因为自然能给孩子带来灵动。